# 羣書治要

八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羣書治要

(八)

魏徵等撰

#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 孫卿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循作修。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狼虎。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本書備作循。

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

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舊作循。改之。）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鬬而能顚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

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若不從服。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能之作之能人所能・賢・舊皆改）（知之作之知者・知人・舊所知皆知之知智・舊皆改作之智・止舊改之作上・改）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

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尙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理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

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

意作德。

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勸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

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無爲字。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

無君字。

忘作緩。

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靜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偸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三得舊皆作三德。改之舊作與。改之舊作棊。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未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忽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棊辭

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以作之。

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算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

惑君之君作之

能抗君之命。縞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

舊無善附之善。補之。

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修作循下問。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患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舊作整。改之。）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檝。則不能自正。干將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騄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

後之後之作謂之後後。

後作故則作財

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竄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沈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雖德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愼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平和。嘗觀於上志。上志古記。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爲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誅暴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其所行可歸本也。彊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利之去。欲爲

本書伯王作王伯。下同。

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言則言道也）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守情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獨不恐也）雖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匿揚長蔽短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羨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羨美作美惡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橈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

宦作巫

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能中節。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爲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爲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鉅。大。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怨。悲也。傷。主皆作生。病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

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

上俗下有矣字。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愼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一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蔟之月。陽氣始至。正月。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戊事。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中呂之月。毋聚大衆。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衆謂軍旅。興功築宜。草木方長。毋攜民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徭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也。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選士厲兵。七月也。飾正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南呂之月。八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當斷殺勿赦。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愼也。終卒也。修別喪服親疏輕重服制之紀也。

築宜恐有誤字。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爲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他人。是益吾咎。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除。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

已下舊有乎字。刪之。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上。從也。久也。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

上食作饘。

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能者養之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若順。

上人情作於己。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甚作多。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贏而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姓。胥渠。名也。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醫教之曰。得白贏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贏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

宦作官。

舊無葬死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

之死・補之・

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之爲辱。不以便死爲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也・怠・懈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世之爲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瞑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壠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禹葬於會稽。不變

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死者也。爲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衆。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之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掘。文公冢也。齊未亡而莊公冢掘。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佞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反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讐。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至。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

舊無逆於之於字。補之。

所是作所謂。

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爲人君。不得意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管仲。商。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卽聽必悖矣。尤。過。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傷。敗。邾君不悅。於是乎止

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累猶辱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以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爲誣。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爲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爲貴德。爲其近於聖

也。所爲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爲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爲道。雖今偸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鄰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

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也。無官爲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顯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者過於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幾而作。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爲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聖作賢。

得可作可得。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至。至於治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爲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以。用。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此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爲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狂言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匡之。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精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奮能自殃也。奮。彊。凡姦邪險詖之人也必

有因。何因。因主之爲。因猶隨也。人主好以己爲。己所好。情欲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爲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之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舊循法。不改爲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有所教詔。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以不知爲道。道尚因循長養。不違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爲實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卽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溪水。剄。殺也。投。棄。又後取道。其

舊當上無君字。補之。

重重塞塞作重塞。

後作復。

馬不進。又剄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也。亡國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爲造父不過也。顏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重爲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僞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禮煩則不莊。業衆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爲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也。

放作敗。下皆同。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爲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爲蠹。蠹：蝎。草鬱則爲蓄。蓄：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尹鐸：亦家臣。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人主執民之命。執名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驕則簡士。簡：賤。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良。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辯猶拾瀋。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士不盡規。故雍塞無聞知。欲無雍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徼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所得者皆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我也下舊無必字。補之。

必下有自字。驕上有自字。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逢。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之。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弋射短矢也。以田於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淫。惑。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務治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而止。開。開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而非不知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爲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此自揜其耳之類也。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諫。交。俱。如此

開作闢。注上開同。

視作觀。

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衞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知君道矣。

#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閒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跀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

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橈之。則戒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麂。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麂。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舊無巴字。補之。下巴同。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攀。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

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大體

本書下心作私。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志作毒。怨舊作愆。改之。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籧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

往犯風而罷虞人。

道作適。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轙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繫。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繫。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舊無雜勢字。加之。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

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 姦劫弑臣

（審無姦劫弑臣字。加之。）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

內。而天下弗能敵。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患在驕志益不通下。故戒也。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赴湯隆。甯戚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殷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接士之禮。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徹也。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是謂達禮之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福福。共安危。衆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素積。策謀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人。燕養郭隗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

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善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貧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衆不服。以其違主道。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衆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故傅說陟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將不得專作將在自專。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下樂安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願奉而安樂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故天下樂福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洽。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道化。揖讓恭謹。故曰降人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故降人以心也。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親。故可保終也。降禮

禮作體。下禮降降。禮之禮及註同。

以禮降心以心。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檢。廣其德教。強之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下也。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刑惡加於凶逆之人。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皓是也。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晏嬰。季子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爲人者而致焉。視其爲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四皓亢志不屈於革命之主。太子脩禮卑辭而降其節焉。致守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惔者何。重傷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爲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用而伍奢戮。故曰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苟失內外之宜。爲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多作歸。聖作臣。下同。

求作進。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妬賢者名不全。昔麗涓妬孫臏。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佞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朽舊作廢。改之。本書智作義。

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木長作土燥。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令作至。取作先。相作所。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是章本書屬前章。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

是章亦屬前章。

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畢作安。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楩梓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閒。仆於塊磊之津。頓於窈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尙不如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珍作宗。而作不。戾作隘。賢堅誤。

夫窮澤之民。據犂接耜之士。或懷一羈之能。有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

城作域。

雞作烏。牢作刑。

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鑠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尙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衞、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惛於道者。

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愼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琱琢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王舊作代。改之。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心作身。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由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遠當作達。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檇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正義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

可利之可作一。

主作因。

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也。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賈誼

楚恵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恵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脆嘗本書作庖宰。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

之細。魯、衞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

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不以作以不。

上所下有以字。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華作死。亭下有之梁爲二字。

賁葺作茨。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賁葺弗翦。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以爲韓厲。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而退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怍於鄉曲。道路談說。不怍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偏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

政下有也字。

必禍之本作必失福之本。

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

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與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財作順。天竭作大過。

無以其後世之五字。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

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淮南子

##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筐筴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所以飾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衣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

舊無和字。補之。

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閒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爲畿。諸侯一同。百里爲同也。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壹動作壹度。政作正。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

聞作聽。

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纊充耳。所以揜聰。（黈纊。所以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妄視則淫。耳妄聞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舸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騊駼。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彊。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咈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蹇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氂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人事之閒。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斸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民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

因下舊無其字。補之。

其所下舊無以字。補之。

天地之數作天下之大數。有作或。從或作并。

人事作隩。窔。知民之無民字。欲舊作正。改

之・香作美・衽作蒻・

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效喜也。衰絰菅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貫介冑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欲諫之欲作敢・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愼之銘。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萇弘。萇弘。周靈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衛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繆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賢。己同者以爲賢也。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遁。失。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

居作各。

其所行之快性。作其性之所快。註人上有凡字。

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迺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也。

無上不字。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九州服矣。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賤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傲也。傲。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爲其子治疣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

測作既。

季或作宓。註同。

舊無治字。補之。

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卽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钁。長脛以踢插者似入深。彊脊者使之負土。脊彊者任重也。眇者使之淮。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以。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嬰裹飛兔而駕之。嬰裹飛兔。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爲妃。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遽。或作逐。行者相揚以高。揚。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彊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

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偏之。夫乘奇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綦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尙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刑不能禁也。

渴作寒・

隆作豐・

道應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喜上舊有以字去之。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飄風暴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氾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

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宜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修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

嘗試作二君。

著作以王二字。

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趍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治作名。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燿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君子・作仁一字・下同・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詐。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修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

伯作階・

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盆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滿巵。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任智者必危。任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毋)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趍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舊脫說山字。加之。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弊。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

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人閒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躓。蹶。垤。蟻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惓。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閒倫曰。鼓之嗇夫閒倫知之。魏閒倫。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取。繆伯曰。閒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夫作跗。註同。

閒或作聞。下及注同。

泰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

舊無處邠至攻之六字・補之

舊無令之二字・補之

季作密之・漁舊作畝・改之・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髮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墨作曾・

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人作之。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趣。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

人下有一字。

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跱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索。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奸。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爲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爲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辯慧。四材也。強毅身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合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戶淳□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惠捷巧。

不免於亂矣.

#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 鹽鐵論　新序

###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杅。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本書政作正。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食疑受。

不得作而不。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

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爲之作爲善。

斂作檢。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能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尙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也。今

禮下有儀字。

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騾駏驉。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閒。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充下舊有以字。刪之。

海春作宛春。天寒乎哉云云七字。作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衞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溼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

風者下有之字。

撞作距。

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捌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

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踐。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和作恩。

或以下六字本書同。疑有誤。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

任作行。

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舊無厚字。補之。）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爲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本書爲徒作又死。）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撮作攝。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

變作更。

所以之以作謂。

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圜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三辭之辭作稱。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年作歲。龍作襲。

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鼉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無數字。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侯作而。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

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嘗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三作二。舊無翡翠二字。補之。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

齊作縫。補作純。

謀作諫。

力也。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衞人。去

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人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

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費上有爲字。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無以粟。於是倉粃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illegible]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　與公家爲一體也。此謂知富國矣。

利作計。

則疑之。范史注作之。德厚范史注旨地。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鬠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闚。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鬠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臧孫召子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思疑惠或恩。

爲疑僞。亂疑辭。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